

往/事/回/首

变电站的春联



宋燕

虽是腊月，但城里的天气依旧像是暮秋。清晨推开窗，凋黄的落叶铺满小园，放眼望去，遍地的金黄像是很多年前，那些流金的岁月。

二十年前，我在一所山区变电站上班。当年，一起毕业的同事，有的去了机关部门，有的去了事业单位，唯有我一个人，像是一片飘零的落叶，被遗落在孤寂的深山。变电站承担着电力分配与供应的重任，说起来高大上，但落实到具体工作却又相对简单。站里实施封闭式管理，两人一班，上十天，休息十天，撇开两个值班员，便只有一个炊事员。上下班交接时，变电站的铁门只“咣当”一声，从此，门外是繁华迷离的大千世界，门里是日复一日的黑白时光。所幸，我们变电站的大门外还有一棵翠绿葱茏的泡桐树。

我便常常一个人倚在门里，看着那棵泡桐树从清晨至黄昏，从春来到秋去。我看着她吐芽，含苞，开花，直至西风碧树，花叶凋残……虽然很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曾无数次地想要重回深山，可是，一个从未展翅过的少年，又怎会甘心一辈子困于深山？

与我搭班的老吴，是一个黑而壮的老头儿，彼时已临近退休，平时里他极少说话，但只要一开口便声如洪钟。炊事员廖姐是一个和善的胖大妈。我发现老吴上班极有规律，差不多每隔一两个小时他都会去机房外的降压站转一转。平时在机房，他要么盯着仪表盘发呆，要么捧本书埋头苦读。我曾无意中瞅见过老吴读的那些书，几乎全是与变电运行管理相关的专业技术书。作为电力专业毕业的我，常常在心底讥笑他：“变电站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技术学得再好，有啥用？”

想想我的那些同学吧……刚入冬那会儿，那个念书时常常抄我作业的张同学，作为区里技术部门的骨干，来过我们变电站检查迎峰度冬工作，那天，正好遇上我和老吴当班。只见张同学西装革履，指指点点。旁边还有一个红光满面的中年男子，正满脸堆笑，一个劲地恭维他：“你们看，我们部门就是应该多进一点这种科班出身的年轻人。”言语之间，张同学一回头，正好与我迎面相见。他先是一惊，继而马上走过来，一边拍着我的肩，一边打着哈哈说：“哎呀，宋同学，好久不见，怎么，你在这里？好好好，有你在，我放心……”我厌恶地扭过身。

深山里的冬夜，如同一块巨大的冰，将人封冻其中，动弹不得。当夜，吃过晚饭，我仰头坐在机房的长竹椅上打瞌睡。我的耳边，是嘤嘤嗡嗡的永不停歇的电流声，此时，只觉那声音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响，最后仿佛化成万千利箭，从天边呼啸而至，再蜂拥着穿过我的胸膛……突然老吴开口了。只听见他不紧不慢，像是在说给我听，亦像是在说给自己：“人呀，要沉得住气。”我应声睁开眼，只见老吴正低着头，将身边的烤火炉向着我这边挪了挪。见我睁眼，老吴只是抬了抬下巴，又继续说：“是金子始终都会放光的。”

我将嘴角向上扬了扬，只觉万般滋味涌上心头。片刻，我又起身向机房外走去，一如走进一望无际的，暗黑的冰天雪地里。

没经过几轮交接班，变电站外的泡桐树便已成了琼枝玉树。除夕的前夜，廖姐将单位工会慰问职工的一大包方便面拎进机房说：“我就回家过年了，这些天……你们看，今年的方便面口味好丰富……”

变电站的工作，没有公休日，没有节假日，只要用户一天要用电，我们就一天不能休息。至于春节，轮上谁值班就是谁，完全看运气。除夕的头天，母亲来电问：“你们春节吃啥呢？要不我给你们送点菜来？”我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与我搭班的老同志是个美食家，早把春节的菜准备好了。”一抬头，只见老吴正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。我不好意思地朝他扮了个鬼脸，他就笑着问：“怎么，怕家人担心啊？不过，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”然后他便转过身，自我解嘲般地哈哈大笑……

毫无悬念地，除夕那夜，老吴早早地泡了两盒方便面。我一边端着面，一边摇摇头说：“哎，年夜饭。”然后双手用力拍着桌子大声唱：“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我爹钱少不能买。”老吴“扑哧”一声笑起来。吃完泡面，老吴一边迅速地起身收拾好碗筷，一边说：“古人说，总把新桃换旧符，今天我也来写副春联挂在机房里，也算咱爷儿俩过个年。”

每逢佳节，气氛大抵都是情感的催化剂。眼前的老吴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习惯开口闭口就说咱爷儿俩，而我，不仅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反倒觉得空落落的心，终于有了点依靠。也第一次觉得变电站的冬天，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寒冷。

“可是，这春联到底要写什么呢？”我看着老吴，满脸疑惑。只见老吴站起身，铺纸，磨墨，再提笔凝神片刻，然后气运笔端，摇笔写下：“山中除夕无别事，插了梅花就过年。”抬眼望去，只见机房黑洞洞的玻璃窗外，此时正簌簌地下着大雪。我撇了撇嘴说：“可惜今夜并没有梅。”只听见老吴“哈哈”一声洪亮地笑声，然后朗声说：“你看，眼前正下大雪，明天一早，你可以出门踏雪寻梅了。”

踏雪寻梅！猛然，我只觉得窗外黑暗的天空，仿佛瞬间云开雾散，而一束盛放的梅正傲然于天地之间，独凌雪霜，我甚至闻到了那沁人心脾的梅的馨香。低头再见表子上，老吴写的春联，竟是字字珠玑，灿若星辰。“山中除夕无别事，插了梅花就过年”。梅花只会盛开在冰天雪地之间，也唯有在酷寒之时，冰雪之地，才能遇见绝世独立的梅，那么，世间凡事，又有什么比这铺天盖地的冰雪更加令人充满希望，又有什么比这冰雪之间的梅更为高洁而纯粹呢？

又一个新年将至。当年的老吴，早已埋骨深山。而当年的变电站，早已沉入我的心底，成为我此生最美的青春记忆。前些天，女儿拿回来几张红纸，说是老师要求过新年要自己写副春联，我说，那我来帮你磨墨吧。女儿问：“可是，我要写什么呢？”我微笑着一边磨墨，一边轻轻地说：“山中除夕无别事，插了梅花就过年！”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城/市/漫/记

春运第一天



草可

今年春运的第一天，龙溪河高速公路服务区大门已经挂好了新年第一盏灯笼，预示“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喜气洋洋贺新春。”这喜是大家的“喜”，这春是国人的“春”，这贺是普天的同“贺”。在中国传统佳节中，春节是最隆重最传统最富有特色的喜庆节日。

既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必然就会有“大动作”。国家有、企业有、部门有、个人有，都会倾注以情怀与情愫，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与爱戴。大到安全隐患大排查，小到细枝末节玻璃窗。大到会议研讨纪要方案，小到蛛网死角蚊蝇。什么叫事无巨细？就是只要你想得到的，就都能排查到的。春运前这一切的准备，只为老百姓欢天喜地过新年。

那些远在他乡的游子，在外漂泊的务工人，衣锦还乡的创业者，远郊工作的上班族，都会归心似箭往家里赶。因为家里有年迈父母的牵挂，有母亲精心准备可口的饭菜，有妻儿窗外守望的甜蜜与期待，有门前院落数不完的追逐与回忆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就是踩着家乡的门槛出的县，出的市，出的省。就是望着老家的屋檐，告别门前的老树，沿着那条没有名字的羊肠小道，背上行囊怀揣梦想，渐行渐远……

那么，春运是个怎样繁忙的节奏？相信只要经历过的“高速”人都懂。别人的休息日就是他们的繁忙日。别人阖家团圆的日子，就是他们雷厉风行的日子。这不是什么崭露头角，而是当你岁月静好时，他们在替你负重前行。

那些寒风凛冽中指挥的身影，那些沿路巡视的身影，那些抢险疏通的身影，那些需要你他来帮的身影，终究有一对是春运各自坚守岗位的夫妻，终究有一位是肩负职责的父亲，终究有一位是平凡无畏的母亲。

他们曾经是儿子、是女儿、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是爷爷奶奶的掌中宝，是邻家弄堂外那个淘气可爱的孩童。但当他们长大以后，成为高速人的时候，是身兼重任的卫士，也是24小时义不容辞的守路人。

为了惜福、为了喜庆、也为了迎接，让那些远在他乡的游子，在归家的沿途能够感受年味十足，接受春运里浓郁而深情的温暖。怎样“渝路无忧”？重庆高速免费制定了专属你的公路公众责任保险。当你行驶在高速路上，你就有了一份保障。怎样“情满旅途”？重庆高速为你送去春联、熬制姜茶、为小朋友送去小礼品、设置服务区打卡点拍照、提供交通安全知识宣传。怎样将“中国交通”的“平安、健康、便捷、舒畅”的主题融入其中？重庆高速沿途为你打造了惊艳动人的新年装饰，给你意想不到的仪式感，慰藉你内心久远的乡愁。

春运第一天，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，实则非同寻常。一路高速，风景依旧。这份“比、学、赶、帮”的内容，浓缩了重庆高速为广大司乘人员奉上的新春祝福与美好夙愿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小村春晚(歌词)



李玮

太阳刚落山，鼓乐嗨翻天；
欢乐聚坝坝，春风使劲喊。
大妈扭起秧歌舞，大爷吼起福禄拳，
相声小品金钱板，灯戏抬歌三句半；
自编自导加自演，男女老少大联欢；
小村浪漫的春晚，谱写幸福新诗篇。

月亮挂树梢，灯光耀九天；
幺妹抢C位，直播连线连。
小哥视频秀厨艺，二婶晒出花鞋垫，

美食美景加特产，好吃好看又好玩；
微信抖音快点赞，天南海北来下单，
小村多彩的春晚，绘就和美新画卷。

小村大舞台，演啥都好看，
春天人气值，瞬间就爆满；
老村新舞台，共庆丰收年，
人间烟火气，重新被点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会员)

风雪中的巡检人

张柏华

皑皑旷野，苍茫一片
巍峨连绵的七曜山上
电力人，顶着刺骨的霜风
手抓雪枝，脚踏冰凌
穿行于荆棘丛生的峻岭间
原本有路，此时已无路
原本无路，此时更无路
他们，辨不清方向
踩不稳脚步，沿着
一条条巡检线，脚就是路

这里导线结冰，这里
积雪过重，紧急接力
攀爬，登杆，凌空
凄厉的风霜雪雨，裹挟着
呼啸着，拍打在脸上
冰冷着手脚，咬紧牙关
逼出体内的能量
温暖融化线路的严寒
守护，千家万户灯火灿烂

(作者单位：石柱第四小学校)